

# 汉语意合现象 和零形素句法

程 杰◎著

零形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汉语意合现象 和零形素句法

程 杰◎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意合现象和零形素句法/程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61-8645-9

I. ①汉… II. ①程… III. ①汉语—语法分析②汉语—句法—研究  
IV. ①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4941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03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魏晋时期玄学辩论的主题之一是言意关系，其重要观点之一是言不尽意。言不尽意的思想始于老子。《老子》开章明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达了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有限的“言”和“象”难以完全表达无限复杂的“意”，汉语的“意合”之说依此产生。语句组建要靠“形”（即“言”和“象”），即为“形合”；语句组建要靠“意”，即为“意合”。汉语是一种“意合”语言，这是当今汉语言学界的主流观点。

对于汉语“意合”之根源的认识，古人已知这是语言形式手段（即“言”和“象”）的有限性或局限性造成的。但很多现代学者认为，汉语“意合”乃中国传统文化使然。比如中国诗、书、画推崇一种“留白”的艺术手段，追求一种“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语）和“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司空图语）的理念。在语言表达方面，汉语语句的凝练、模糊和玄虚被认为是源于道家“有无相生”“无为而治”思想的自觉追求，即用最简单的形式传达最大限度的信息。

可见，人们对于汉语“意合”的根源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语言形式的局限性；一是“留白”文化传统。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形式有限、“意合”构句和“留白”文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因果关系？在我看来，至少“留白”文化不大可能是“意合”构句的理据。追求“境生象外”的“留白”美学并不是中国的独门绝技，西方接受美学也讲究通过“留白”去唤起联想、扩展意义和激活意象，而印欧语言多以“形合”为特征。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另一种可能性，即汉语的“意合”现象是汉语

表达形式的有限性或局限性造就的。这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即从语言外因素转向语言本体，通过探析汉语的形式系统来审视其“意合”构句现象。

我的想法有幸得到了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编号12BYY006）立项，研究得以“名正言顺”地展开。我搜集和研读了不少文献，逐渐厘清了其中一些关键的问题，形成了关于汉语“意合”现象的初步论点，也明晰了研究和写作的思路。2014年我又有幸得到国家留学基金（编号201308440003）的资助，来到美国马里兰大学语言学系访学。年至七旬的生成语言学家和句法理论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Howard Lasnik教授作为我的合作导师，言传身教，给我很大帮助、鼓励和指导，使我更加自信地在最简句法理论的框架下来讨论和阐释汉语“意合”现象。历时几月，终于完成了《汉语意合现象和零形素句法》书稿。再经商讨，决定把书稿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书中肯定有不少疏漏，错误也在所难免，所有文责由我担负。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在此我需要感谢的人很多，包括我的博士导师温宾利教授和留学期间的合作导师Howard Lasnik教授。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晓鸿女士为拙作的出版而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国家社科基金以及国家留学基金对我的大力资助。

程杰

于 9209 51<sup>st</sup> Ave., College Park, Maryland, USA.

2015年1月15日

# 目 录

|                                |        |
|--------------------------------|--------|
| 前言 .....                       | ( 1 )  |
| 第一章 “意合一形合”问题研究综述 .....        | ( 1 )  |
| 第一节 意合与形合 .....                | ( 1 )  |
| 第二节 “意合一形合”的内涵与外延 .....        | ( 4 )  |
| 第三节 汉英“意合一形合”差异的理据 .....       | ( 10 ) |
| 第四节 研究问题 .....                 | ( 19 ) |
| 第五节 研究综览 .....                 | ( 20 ) |
| 第二章 “意合一形合”现象的语言本体视角 .....     | ( 24 ) |
| 第一节 关于汉英语言“意合一形合”现象的传统观点 ..... | ( 24 ) |
| 第二节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             | ( 27 ) |
| 第三节 语言变异的普遍语法解释 .....          | ( 33 ) |
| 第四节 “形”与“意”的关系 .....           | ( 36 ) |
| 第五节 “形合”之“形” .....             | ( 40 ) |
| 第六节 小结 .....                   | ( 44 ) |
| 第三章 汉语零形式与汉语意合特征 .....         | ( 45 ) |
| 第一节 汉语零形式句法成分的类型 .....         | ( 46 ) |
| 第二节 零形式与经济原则 .....             | ( 50 ) |

|                                    |              |
|------------------------------------|--------------|
| 第三节 零形式与汉语意合特征 .....               | (59)         |
| 第四节 小结 .....                       | (61)         |
| <b>第四章 零形素句法研究 .....</b>           | <b>(63)</b>  |
| 第一节 零形素概念的起源和嬗变 .....              | (63)         |
| 第二节 形态研究中的零形素 .....                | (65)         |
| 第三节 语义研究中的零形素 .....                | (66)         |
| 第四节 句法研究中的零形素 .....                | (69)         |
| 第五节 汉语句法研究中的零形素 .....              | (74)         |
| 第六节 零形素句法分析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          | (83)         |
| 第七节 小结 .....                       | (87)         |
| <b>第五章 零形素与汉语名源动词的句法语义生成 .....</b> | <b>(89)</b>  |
| 第一节 汉语名源动词 .....                   | (89)         |
| 第二节 名源动词句法生成的理论框架 .....            | (91)         |
| 第三节 名源动词的事态类型 .....                | (93)         |
| 第四节 名源动词的句法推导 .....                | (95)         |
| 第五节 名源动词的事态结构 .....                | (100)        |
| 第六节 名源动词的语义生成 .....                | (104)        |
| 第七节 小结 .....                       | (115)        |
| <b>第六章 名源动词的共时变异 .....</b>         | <b>(116)</b> |
| 第一节 汉英名源动词的差异 .....                | (116)        |
| 第二节 名源动词生成中的参数变异 .....             | (119)        |
| 第三节 汉英名源动词差异的句法解释 .....            | (133)        |
| 第四节 小结 .....                       | (138)        |
| <b>第七章 零形素与增元结构研究 .....</b>        | <b>(139)</b> |
| 第一节 增元结构 .....                     | (139)        |
| 第二节 增元结构的主要变异现象 .....              | (142)        |

---

|                               |       |
|-------------------------------|-------|
| 第三节 增元结构变异的多维度研究 .....        | (145) |
| 第四节 问题与评论 .....               | (152) |
| 第五节 小结 .....                  | (156) |
| <br>第八章 零形素与汉语增元结构的句法生成 ..... | (158) |
| 第一节 基于理论推演的四种增元结构抽象句式 .....   | (160) |
| 第二节 汉语四种增元结构的表层句式 .....       | (163) |
| 第三节 语义轻动词 APPL .....          | (172) |
| 第四节 小结与余论 .....               | (174) |
| <br>结束语 .....                 | (176) |
| <br>参考文献 .....                | (179) |

# 第一章 “意合一形合”问题研究综述

“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是语言学界关于汉英两种语言差异的一种普遍观点。“意合一形合”被认为是汉英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Nida 1982：16）或汉英语段间的异质性特征（刘宓庆 1992：18）。汉语研究着力考究“字”与语义及其相互关系，而印欧语言研究侧重主谓序列及其相关词类，汉语“以意驭形”，而印欧语言则“以形制意”，印欧语言属语法型语言，而汉语则属语义型语言（徐通锵 1997：52）。本章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关于汉英语言“意合一形合”问题的传统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提出本研究将着力探讨的几个问题以及相应的研究思路、方法和计划。

## 第一节 意合与形合

“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是语言学界关于汉英两种语言差异的一种普遍观点。Nida（1982：16）认为，汉英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莫过于“意合一形合”。刘宓庆（1992：18）也认为，“意合一形合”是汉英语段间的异质性特征。徐通锵（1997：52）对汉语和印欧语言的语义对比研究表明，印欧语言属语法型语言，而汉语则属语义型语言，汉语“以意驭形”，而印欧语言则“以形制意”。相应地，汉语研究着力考究“字”与语义及其相互关系，而印欧语言研究侧重主谓序列及其相关词类。

“意合”与“形合”的概念最早由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1944年初版）一书中提出。根据王力先生（1946，1954）的论述，汉语

多用意合法 (parataxis), 复合句中分句之间可以不用连词, 连接关系由分句意义来确立, 复合句中分句之间也可以使用连词, 但连词并非必需; 相形之下, 欧洲语言多用形合法 (hypotaxis), 连词在大多数情形下是不可缺少的。所以, 意合在欧洲语言中是一种变态, 在汉语中却是一种常态 (王力 1984: 89-90)。

王力先生提出“意合”与“形合”的概念主要是为了便于人们了解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异, 但没有给这对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他所说的“意合”与“形合”主要针对的是复合句中分句之间的连接关系。实际上, 王力先生早在 1936 年发表的“中国语法学初探”一文中就明确指出, 汉语复合句可不用连词, 如在假设句里“如”“苟”“若”等词可以不用 (例如“今不取, 后世必为子孙忧”《论语·季氏》), 在时间从句里, 连词更用不着 (例如“子适卫, 冉有仆”《论语·子路》)。

更重要的是, 王力先生在同一文中指出, 汉语中可不用显性成分表达的不仅仅是复合句中分句之间的连接关系, 还有句子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 如其所述:

语句乃是种种观念的综合。甲观念与乙观念综合, 有时候用文法成分表现二者的关系, 这是所谓“屈折作用”及“介词”。甲语句与乙语句综合, 有时候用文法成分去表现它们的关系, 这是所谓“连词”。我们说有时候用它们, 因为有时候可以不用的。不用的时候, 这些关系的表现往往寄托在词的次序之上; 甚或不用文法成分与词的次序去表现, 只把甲观念与乙观念并列着, 甲语句与乙语句并列着, 让对话的人自己去领会它们的关系。这种情形, 在中国语最常见。

但是, 最令我们觉得中文的特点者, 仍在文法成分之少用。事物关系之表现, 在中文里往往是不显的。

(王力 1936: 70-71)

由此可见, “意合”与“形合”的概念也涵盖句子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 即“甲观念与乙观念”的关系。王力先生详列了“甲观念与乙观念

的关系不必用字表现”的六种情况：

1) 人称与动作的关系，用不着表示：主格属于第一人称，则动词用不着语尾变化也可知道它属于第一人称。这完全因为位置固定的关系。

2) 数与动作的关系。这与人称的关系同理；有了位置固定的好处，动词里就不必有数的表现了。

3) 时与动作的关系，可由上下文推测而知。

4) 主动者与动词的关系。在西文里除了命令式及感叹句之外每句必须有一个主格，以表示动作之所自来。在中文里，主格却不是必需的。譬如一段言语只叙述同一主格的动作，自然用不着在每句指出其主格；此外，如中途变更主格，若可不言而喻者，亦不必将主格指出。

5) 受动者与动作的关系。在中文里目的格不如主格之易于省略，但也不是绝对不可省略的。

6) 表明语与主格的关系。……主格与表明语的关系，在中国语里也不必用系词来表示。

(王力 1936: 71-75)

在例证汉语中“甲观念与乙观念”和“甲语句与乙语句”两种关系不必显性表现之后，王力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种种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西文的组织偏重于法的方面，中文的组织偏重于理的方面。无论何种事物的关系，如果不必表现而仍可为人所了解的，就索性不去表现它。”(王力 1936: 77)

总之，王力先生认为，语句可依“理”构建，也可依“法”构建，“理”为构句成分（词或句子）之间的意义关系，“法”为有形构句成分；依“理”构句则谓“意合”，依“法”构句则谓“形合”；不管“意合”还是“形合”，不仅指复合句中各分句之间的组合方式，也指句子内部不同成分之间的组合方式；欧洲语言主要靠“形合”造句，汉语则主要靠“意合”造句。

自王力(1936)以来的近80年中,学界围绕汉英“意合一形合”类型性差异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随着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观察“意合一形合”问题的理论视角也越来越多。纵观围绕“意合一形合”问题进行的研究,学界的焦点有二:1)对“意合一形合”的界定,这既包括对“意合”和“形合”的定义,即内涵方面,也包括对汉英“意合一形合”差异的例证和描写,即外延方面;2)对汉英“意合一形合”差异的成因探究。以下两节分别述评学界围绕这两个焦点问题进行的研究。

## 第二节 “意合一形合”的内涵与外延

在对“意合一形合”的概念界定方面,学界存在较大分歧,归纳起来就一点:“意合一形合”是句子构造法还是语言表达法。一种观点把“意合一形合”看作造句法,二者主要区别在于词语或分句之间的连接方式不同,因而主要是句法层面的现象(连淑能1993);另一种观点把“意合一形合”视为语言表达法或话语组织法,即认为“形合一意合”发生在语言各个层面,具有系统性,是语言的基本表达手段或组织法则(刘宓庆1992,潘文国1997)。

在对汉英“意合一形合”差异的例证和描写方面,研究者从句内、句际、超句三个层次上描写汉英语言的“意合一形合”差异,除个别研究者探讨句内层面外(刘宓庆1992,宋志平2003,叶小妹2003),大多数研究者着眼于复合句中分句之间的“意合一形合”现象(毛荣贵1989,王寅1990,等等),但也有学者探讨了超句层面的“意合一形合”现象(潘文国1997,王扬2002)。

### 一 “意合一形合”的内涵

“意合一形合”中的“合”是“组合、合并”的意思,即两个语言单位合二为一,由散到集、由零到整、由不相关到有关系的过程。“意合”是指两个语言单位仅靠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意义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如“他病了,没来”,而“形合”是指两个语言单位依靠某个显性的语言成分结合在一起,如“他病了,所以没来”。

“意合—形合”与英文词 parataxis-hypotaxis 在意义上不对应。尽管王力先生(1946, 1954)在其论述中把 parataxis-hypotaxis 当成“意合—形合”的对等英文词,但从 parataxis-hypotaxis 两词的本意看,这种把“意合—形合”与 parataxis-hypotaxis 对等起来的做法容易引起误解。parataxis-hypotaxis 中的 -taxis 源自古希腊语的 τάξις,意为 arrangement,即“安排、排列”;para-是英语中源自希腊语的前缀,意为 at or to one side of, beside, side by side,即“并列”;hypo-也是英语中源自希腊语的前缀,意为 under,即“下属”。在语言学中,parataxis 指并列结构,即组合在一起的两个语言单位具有平等的语法地位,相当于 coordination 一词;hypotaxis 指从属或偏正结构,即组合在一起的两个语言单位的语法地位不平等,一高一低或一正一偏,相当于 subordination 一词。由此可见,“意合—形合”针对的是两个语言单位组合的手段,是靠意义(隐性形式)还是语言成分(显性形式);parataxis-hypotaxis 针对的是一个语言单位内部的语法结构关系,是并列还是从属。进一步讲,“意合”可能产生 parataxis,如“你不喜欢,我喜欢”,也可能产生 hypotaxis,如“你不喜欢,别卖了”;“形合”可能产生 parataxis,如“你不喜欢,但是我喜欢”,也可能产生 hypotaxis,如“你不喜欢,所以别卖了”;反之亦然。总而言之,“意合—形合”和 parataxis-hypotaxis 是不同层面上的两对概念,不可等同或混淆。

“意合—形合”在内涵方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意合”之“意”在狭义上指两个语言成分各自的概念意义以及二者之间由此建立的语义或逻辑关系,这一点在复合句的“意合”上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下雨了,河水泛滥”,以只要一提到“意合”,人们马上想到不带连接词的复合句。“意合”之“意”在广义上指两个语言成分各自的概念和语法意义以及二者之间由此建立的语义和语法关系,这一点在句内层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小明哭了”中的“小明”和“哭”两个成分不仅有各自的概念语义(一个人,一个行为),而且有各自的语法意义(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小明”和“哭”之间不仅建立起了命题意义(一个主词,一个谓词),而且建立起了语法意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形合”之“形”在狭义上指连接词,如戚雨村主编的《语言学百科词典》对“形合”的解释是“从属的语言单位用关联词语与主要的语言单位相结合。例如‘如果天好,

我们就去’中的‘天好’是一个条件从句,用‘如果……就’这种关联词语与‘我们去’组合成偏正关系”。《美国传统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把 hypotaxis 一词解释为 the dependent or subordinate construction or relationship of clauses with connectives; for example, I shall despair if you don't come。“形合”之“形”在广义上指句法组合所依借的一切有形成分,包括词类标记、词组标记、语法范畴标记(性、数、格、时态、体貌、语态、语气等)、句法项标记(主语、谓语、宾语等)、分句与分句之间的句法层级标记、句型标记(如从句)、句式标记(如提问句)等,其中不仅有词汇手段,还有形态手段,也许还有更多。

长期以来,学界对“意合一形合”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语句或分句之间关系的连接手段上,而对句以下和句以上的语言单位的连接手段研究还明显不足。随着当代语言学研究对宏观语言现象和微观语言现象越来越多的重视,对句内、句际、超句三个层次上的“意合一形合”现象的研究有望一并推进,形成有机的整体。超句层次上的“意合一形合”指句与句之间靠语序和逻辑这样的无形手段或语篇连接词语(textual connectives)这样的有形手段来连句成段,宋志平(2003)结合语篇研究中的“衔接与连贯”等主题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句内层次上的“意合一形合”涉及词的构成、短语的构成和句子的构成,是更加复杂的研究课题,目前文献中却很少见到比较深入的分析 and 论述。

## 二 “意合一形合”的外延

“意合一形合”在外延上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意合一形合”指句子层面两个语言单位(两个句子成分或两个分句)之间的连接手段,而广义的“意合一形合”指在词、短语、句子和超句各个语言层面上两个语言单位之间的连接手段。学界在“意合一形合”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之一就是“意合一形合”的外延应该狭义界定还是广义界定。根据狭义界定,“意合一形合”属于造句法,二者主要区别在于词语或分句之间的连接方式不同,因而主要是句法层面的现象(连淑能 1993);根据广义界定,“意合一形合”属于语言表达法或话语组织法,即“形合一意合”发生在语言各个层面,具有系统性,是语言的基本表达手段或组织法则(刘宓庆

1992, 潘文国 1997)。

### (一) 句内的“意合—形合”

句内的“意合—形合”现象包括三个层面：词、短语和句子。

首先，“意合—形合”现象体现在用词缀构词上。刘英凯（1994：63）举例说，一本时装杂志中有个句子 *Long-leggedness i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a modern beauty*，其中的 *long-leggedness* 系某作者临时所造词汇，在词典上查不到，但是读者却一下子即可确定为名词，意为“腿长的特征”。汉语中这句话应表达成“长腿（腿长）是现代美人的一个特征”，不管是“长腿”还是“腿长”都没有用到词缀。汉语中的“美景”及“美容”均是“意合”性造词，但前者中的“美”是形容词，后者中的“美”却是动词，这中间没有任何用于区分词性的形态标志；可是在英语的“美景” *beautiful scenery* 中，“美”的形容词词性用词缀 *-ful* 标示得一清二楚，“美容” *beautify looks* 中，“美”的动词词性用词缀 *-ify* 标示得一目了然。

其次，“意合—形合”现象也体现在短语的构成上。例如，汉语名词短语“人力物力”中“人力”和“物力”两个名词之间不用任何连接成分，但在英语中要说成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必用连词 *and*；汉语动词短语“睡地板”中动词“睡”和名词“地板”之间没有任何成分，但在英语中必须说成 *sleep on the floor*，在动词和名词之间使用介词表达二者的关系；汉语形容词短语“雪白的”中名词“雪”和形容词“白”之间不用任何成分，但在英语中要表达成 *as white as snow*，使用分别作为副词和介词 *as* 来表明 *white* 和 *snow* 之间的语义关系。

最后，“意合—形合”现象还体现在句法范畴的标记上。英语中名词、动词、代词、形容词和副词大多通过显性的形态变化用以标示人称、数、格、时、体、语气、比较级等，如英语的非谓语动词形式分为不定式、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分别用 *to*、*-ing* 和 *-ed* 的形态标记加以区分。主语与谓语动词的一致是英语成句的必要条件，而这种一致须用显性的形态来表示，如把 *Mary*、*like* 和 *music* 三个词简单地排列在一起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句子（\* *Mary like music*），只有用形态明确标示了主谓一致关系其才可成句（*Mary likes music*）。相比之下，上述的显性形态标记在汉语造句时统统不用，凸现了汉语句子的“意合”特征。

## （二）句际的“意合一形合”

句际的“意合一形合”现象是最明显，也是最受学界关注的一个方面。英语中往往使用连接词将两个分句组合成一个句子，这类连接词分从属连词和并列连词两类，前者用来连接从属句（如状语从句、定语从句、名词性从句），构成复合句，后者（如 and, but, or, for 等）用来连接并列分句，构成并列句。汉语中也有与英语对应的从属连词和并列连词，但这些连接词往往可以不用，正如刘英凯（1994：63）所说，“以上连接手段在英语造句中几乎须臾不可离之，而在汉语中却常常隐没在上下文中，靠人们意会得之”。

## （三）超句的“意合一形合”

超句的“意合一形合”也就是语篇中的“意合一形合”现象。王扬（2002）专文讨论语篇的“意合一形合”问题。

语篇的意合指词语或语句间的连接主要凭借语义或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是遣词造句的内在认知事理。汉语语篇重意合，语段呈流散式铺排延伸，疏放相连，挥洒自如，但形散而神不散。汉语语篇有两种基本结构：水平结构和垂直结构，前者指平行结构，各个部分同等重要，后者指主从结构，各部分有主有次。汉语语篇最显著的特点在于用意义的链条将其不同层面串接起来，用意念引导其语言的外在形式，看上去概念、判断、推理不严密，句际关系松散，句法功能若隐若现，例如：

你看那毛竹做的扁担，多么坚韧，多么结实，再重的担子也挑得起。当年毛委员和朱军长带领队伍下山去挑粮食，不就是用这样的扁担么？他们肩上挑的，难道仅仅是粮食？不，他们挑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用井冈山的毛竹做的扁担，挑着这一副关系着全中国人民命运的重担，从井冈山出发，走过漫漫长途，一直挑到北京。

（袁鹰《井冈翠竹》）

语篇中没有显性的衔接标记，但在语义表达上层层推进，扁担的意义越来越深刻，越来越重大。整个语篇的组织依靠各层次的意义纽带自然衔

接,衔接关系无显性语言标记。

语篇形合指词语或语句间的连接主要依赖连接词或语言形态手段来实现,是组词造句的外在逻辑形式。英语语篇重形合,英语语段呈环扣式多层面延伸,以形相连,因而更重衔接。语篇取得连贯效果的手段有两种:逻辑安排和粘连手段。逻辑安排是指语言单位排列成有意义的序列,符合逻辑,与作者的思维模式相一致,通常包括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递进、因果关系、例证、逻辑划分、比较与对比、过程分析等等。粘连手段有以下类型:1)过渡词语或过渡句;2)关键词重复;3)替代;4)结构的重现;5)元语言。英语注重运用各种有形的连接手段达到语篇结构的完整,其表现形式受逻辑形式的严密支配,概念所指界定分明,句子组织严密,层次井然扣接,句法功能呈显性,例如:

I know that there are objections to my decision to become a social worker. Specifically, there is, the big one my father points out: money. I know, of course, that a woman has to make a living; but, as I tell him, a woman doesn't need more than her tastes require. He says, in good nature, that I don't know how expensive my tastes are, that I have had lots of privileges I don't even recognize as such, for example, coming to this kind of college. It doesn't do much good to reply that, even though I have had it easy. I want something beyond that easiness of life. You see, he cuts me off here, and says that I have a good hard logical mind and a person isn't happy unless she is using her best talents, and that, consequently, I should go into law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o use mine. Undoubtedly, my father is right, generally speaking. He himself, in fact has used his talents; for he is one hell of a good corporation lawyer, and is happy in his business. But I am me.

(胡曙中 1993: 178)

语篇中运用了大量标示思维结构的语篇功能连接词,从而达到了语篇语义的总体连贯,语篇组织依靠显性的衔接手段。